法寶壇經 全

無盡藏

六祖法寶壇經序

古筠比丘 德異 撰

妙道虛玄不可思議忘言得旨端可悟明故世尊分座於多子塔前拈花於靈山會上似火與火以心印心西傳四七至菩提達磨東來此土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有可大師者首於言下悟入末上三拜得髓受衣紹祖開闢正宗三傳而至黃梅會中高僧七百惟負舂居士一偈傳衣爲六代祖南遯十餘年一旦以非風幡動之機觸開印宗正眼居士由是

祝髮登壇應跋陀羅懸記開東山法門韋史
君命海禪者錄其語目之曰法寶壇經大師
始於五年終至曹溪說法三十七年沾甘露
味入聖超凡者莫記其數悟佛心宗行解相
應爲大知識者名載傳燈惟南嶽青原執侍
最久盡得無巴鼻故出馬祖石頭機智圓明
玄風大振乃有臨濟潙仰曹洞雲門法眼諸
公巍然而出道德超羣門庭嶮峻啓迪英靈
衲子奮志衝關一門深入五派同源歷遍爐
鞴規模廣大原其五家綱要盡出壇經夫壇

經者言簡義豐理明事備具足諸佛無量法門一一法門具足無量妙義一一妙義發揮諸佛無量妙理卽弥勒樓閣中卽普賢毛孔中善入者卽同善財於一念間圓滿功德與普賢等與諸佛等惜乎壇經為後人節略太多不見六祖大全之旨德異幼年嘗見古本自後遍求三十餘載近得通上人尋到全文遂刊于吳中休休禪庵與諸勝士同一受用惟願開卷舉目直入大圓覺海續佛祖慧命無窮斯余志願滿矣至元二十七年庚寅歲

中春日叙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門人 法海 集

略序

大師名惠能父盧氏諱行瑫母李氏誕師於唐貞觀十二年戊戌二月八日子時時毫光騰空異香滿室黎明有二異僧造謁謂師之父曰夜來生兒專為安名可上惠下能也父曰何名惠能僧曰惠者以法惠施衆生能者能作佛事言畢而出不知所之師不飲乳遇

衣神人灌以甘露既長年二十有四聞經悟
道往黃梅求印可五祖器之付衣法令嗣祖
位時龍朔元年辛酉歲也南歸隱遯一十六
年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會印宗法師
宗悟契師旨是月十五日普會四衆為師薙
髮二月八日集諸名德授具足戒西京智光
律師為授戒師蘇州慧靜律師為羯磨荊州
通應律師為教授中天耆多羅律師為說戒
西國蜜多三藏為證戒其戒壇乃宋朝求那
跋陀羅三藏創建立碑曰後當有肉身菩薩

於此授戒又梁天監元年智藥三藏自西竺國航海而來將彼土菩提樹一株植此壇畔亦預誌曰後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開演上乘度無量衆眞傳佛心印之法主也師至是祝髮受戒及與四衆開示單傳之法旨一如昔讖以梁天監元年壬午歲考至唐儀鳳元年丙子是得一百七十五年次年春師辭衆歸寶林印宗與緇白送者千餘人直至曹溪時荆州通應律師與學者數百人依師而住師至曹溪寶林覩堂宇湫隘不足容衆欲廣之遂謁里人陳亞仙

曰老僧欲就檀越求坐具地得不仙曰和尚
坐具幾許闍祖出坐具示之亞仙唯然祖以
坐具一展盡罩曹溪四境四天王現身坐鎮
四方今寺境有天王嶺因茲而名仙曰知和
尚法力廣大但吾高祖墳墓並在此地他日
造塔幸望存留餘願盡捨永為寶坊然此地
乃生龍白象來脉只可平天不可平地寺後
營建一依其言師遊境內山水勝處輙憇止
遂成蘭若一十三所今日花果院隸籍寺門
兹寳林道場亦先是西國智藥三藏自南海

經曹溪口掬水而飮香美異之謂其徒曰此
水與西天之水無別溪源上必有勝地堪為
蘭若隨流至源上四顧山水回環峯巒奇秀
嘆曰宛如西天寶林山也乃謂曹侯村居民
曰可於此山建一梵刹一百七十年後當有
無上法寶於此演化得道者如林宜號寶林
時韶州牧侯敬中以其言具表聞奏上可其
請賜寶林為額遂成梵宮落成於梁天監三
年寺殿前有潭一所龍常出沒其間觸撓林
木一日現形甚巨波浪洶湧雲霧陰翳徒衆

皆懼師叱之曰你只能現大身不能現小身若爲神龍當能變化以小現大以大現小也其龍忽没俄頃復現小身躍出潭面師展鉢試之曰你且不敢入老僧鉢盂裏龍乃游揚至前師以鉢舀之龍不能動師持鉢上堂與龍說法龍遂蛻骨而去其骨長可七寸首尾角足皆具留傳寺門師後以土石堙其潭今殿前左側有鐵塔鎮處是也龍骨至已卯寺罹兵火因失李知所之○師墜腰石鐫龍朔元年盧居士誌八字其石今存黃梅東禪又唐王維右丞爲神會大師作祖師記云師混勞侶積十六載會印宗講經因為削髮又柳宗元刺史作祖

師諡號碑云師受信具道隱南海上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為人師又裴商英丞祖作五祖記云五祖演化於黃梅縣之東禪院蓋其使於將毋龍朔元年以衣法付六祖已散衆入東山結庵有居人馮茂以山施師為道場焉以此考之則師至黃梅傳受五祖衣法實龍朔元年辛酉歲至儀鳳丙子得十六年師方至法性祝髮他本或作師咸亨中至黃梅者非

悟法傳衣第一

時大師至寶林韶州韋刺史(名璩)與官僚入山請師於大梵寺講堂為衆開緣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師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餘人儒宗學士三十餘人僧尼道俗一千餘人同時

作禮頂聞法要大師告曰善知識總淨心念
摩訶般若波羅密大師良久復告衆曰善知
識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善知識且聽惠能行由得法事意能父本
貫范陽左降流于嶺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
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遺後來南海艱辛貧乏
於市賣柴時有一客買柴使令送至客店客
收去能得錢却出門外見一客誦經能一聞
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心即開悟遂問客
誦何經客曰金剛經復問從何所來持此經

典客云我從蘄州黄梅縣東禪寺来其寺是
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門人一千有餘我到
彼中禮拜聽受此經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
剛經即自見性直了成佛能聞説宿昔有縁
乃家一客取銀十两與能令充老母衣粮教
便往黄梅禮拜五祖能安置毋畢即便辭親
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黄梅禮拜五祖問能曰
汝何方人欲求何物能對曰弟子是嶺南新
州百姓遠来禮師惟求作佛不求餘物祖言
汝是嶺南人又是獦獠若為堪作佛能曰人

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祖更欲與語且見徒衆總在左右乃令隨衆作務予曰惠能啓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祖云這獦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廠去能退至後院有一行者差能破柴踏碓經八餘月祖一日見能曰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汝言知之否能曰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覺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吾向汝說世人

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遲滯思量即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古德云譬如輪刀上陣不問如何若何此喻得底人見機而作不在言句也衆得處分退而遞相謂曰我等衆人不須澄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現為教授師必是他得我輩謾作偈頌枉用心力諸人聞

語總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後依止秀師何煩
作偈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偈者為我與他為
教授師我須作偈將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
如何知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呈偈意求法即
善覓祖即惡却同凡心奪其聖位奚別若不
呈偈終不得法大難大難五祖堂前有步廊
三間擬請供奉盧珍畫楞伽經變相及五祖
血脉圖流傳供養神秀作偈成已數度欲呈
行至堂前心中恍惚徧體汗流擬呈不得前
後經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不

如向廊下書著從他和尚看見忽若道好即
出禮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數年受
人禮拜更修何道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執
燈書偈於南廊壁間呈心所見偈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勿使惹塵埃
秀書偈了便却歸房人總不知秀復思惟五
祖明日見偈歡喜即我與法有緣若言不堪
自是我迷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房
中思想坐卧不安直至五更祖已知神秀入

門未得不見自性天明祖喚盧供奉來向南廊壁間繪畫圖相忽見其偈報言供奉卻不用畫勞尒遠來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但留此偈與人誦持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令門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即得見性門人誦偈皆歎善哉祖三更喚秀入堂問曰偈是汝作否秀言實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祖曰汝作此偈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門內如此見解覓無上菩提了不可得無上菩

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眞一切眞萬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眞實若如是見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汝且去一兩日思惟更作一偈將來吾看汝偈若入得門付汝衣法神秀作禮而出又經數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猶如夢中行坐不樂復兩日有一童子於碓坊過唱誦其偈能一聞便知此偈未見本性雖未蒙教授早識大意遂問童子曰誦者何偈童子言尒這獦獠不

知大師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傳付衣法令
門人作偈來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為第六
祖神秀上座於南廊壁上書無相偈大師令
人皆誦此偈依此偈修免墮惡道能曰我亦
要誦此結來生緣同生佛地上人我此踏碓
八箇餘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
禮拜童子引至偈前作禮能曰能不識字請
上人為讀時有江州別駕姓張名日用便高
聲讀能聞已因自言亦有一偈望別駕為書
別駕言獦獠汝亦作偈其事希有能啓別駕

言欲學無上菩提不得輕於初學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若輕人即有無量無邊罪別駕言汝但誦偈吾為汝書汝若得法先須度吾勿忘此言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此宗黃梅山祖偈正作惹字或作有非）

書此偈已徒衆總驚無不嗟訝各相謂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祖見衆人驚怪恐人損害遂將鞋擦了偈云亦未見性衆人疑息次日祖潛至碓坊見能

腰石舂米語曰求道之人為法忘軀當如是乎即問曰米熟也未能曰米熟久矣猶欠篩在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能即會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為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啓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祖知悟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三更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教及衣鉢云汝為第六代祖善

自護念廣度有情流布將來無令斷絕聽吾偈曰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旣無種　無性亦無生

祖復曰昔達磨大師初來此土人未之信故傳此衣以爲信體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衣爲爭端止汝勿傳若傳此衣命如懸絲汝須速去恐人害汝能曰向甚處去祖云逢懷則止遇會則藏惠能三更領得衣鉢云能本是南中人久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

江口五祖言汝不須憂吾自送汝祖相送直至九江驛邊有一隻船子祖令惠能上船五祖把艣自搖惠能言請和尚坐弟子合搖艣五祖云合是吾渡汝惠能云迷時師度悟了自度度名雖一用處不同惠能生在邊方語音不正蒙師付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祖云如是如是以後佛法由汝大行汝去三年吾方逝世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說佛法難起能辭違祖已發足南行兩月中間至大庾嶺五祖歸數日不上堂衆疑詣問曰和尚少病少惱否曰病即無衣法已南

矣問誰人傳授曰能者得之衆乃知焉逐後數百人来欲奪衣鉢一僧俗姓陳名惠明先是四品將軍性行麁慥極意參尋為衆人先趂及於能能擲下衣鉢於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爭耶能隱於草莽中惠明至提掇不動乃喚云行者行者我為法来不為衣来能遂出坐盤石上惠明作禮云望行者為我說法能云汝既為法而来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為汝說良久謂明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来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復問云上来密

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否能云與汝說者即
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明曰惠明雖在
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
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惠明師也能曰汝若如
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明又問惠明
今後向甚處去能曰逢袁則止遇蒙則居明
禮辭明回至嶺下謂趂衆曰向陟崔嵬竟無蹤跡當別道尋之趂衆咸以為然惠明
後攺道明避師上字能後至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乃於
四會縣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十五載時與
獵人隨宜說法獵人常令守網每見生命盡

放之每至飯時以菜寄煮肉鍋或問則對曰
但喫肉邊菜一日思惟時當弘法不可終遯
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
時有風吹旛動一僧云風動一僧云旛動議
論不已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
動一衆駭然印宗延至上席徵詰奥義見能
言簡理當不由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
聞黄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能曰不敢宗
於是執弟子禮告請傳來衣鉢出示大衆宗
復問曰黄梅付囑如何指授能曰指授即無

唯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宗曰何不論禪定
解脫謂曰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
之法宗又問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能曰法
師講涅槃經明見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
涅槃經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犯四重禁作
五逆罪及一闡提等當斷善根佛性否佛言
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
常是故不斷名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
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
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

印宗聞說歡喜合掌言某甲講經猶如瓦礫
仁者論義猶如真金於是爲能剃髮願事爲
師能遂於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能於東山
得法辛苦受盡命似懸絲今日得與史君官
僚僧尼道俗同此一會莫非累劫之因亦是
過去生中供養諸佛同種善根方始得聞如
上頓教得法之因教是先聖所傳不是惠能
自智願聞先聖教者各令淨心聞了各自除
疑如先代聖人無別師復告衆曰善知識菩
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

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當知愚人智
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
有智吾人為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使汝等
各得智慧志心諦聽吾為汝說善知識世人
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猶如說食不
飽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性終無有益善知
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此言大智慧到
彼岸此須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
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行則心口相應本性
是佛離性無別佛何名摩訶摩訶是大心量

廣大猶如虗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
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嗔無喜無
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刹土盡同
虗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真
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即著空
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靜坐即著無記空善知
識世界虗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
大地泉源溪澗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
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
世人性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

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爲大故曰摩訶善知識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爲大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爲邪見故善知識心量廣大遍周法界用卽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卽一一卽一切去来自由心體無滯卽是般若善知識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名爲真性自用一真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莫終日說空心

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稱國王終不可得
非吾弟子善知識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
慧也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
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絶一念智即
般若生世人愚迷不見般若口說般若心中
常愚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說空不識真空
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即是若作如是解即名
般若智何名波羅蜜此西國語唐言到彼岸
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即名
為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通流即名為彼

岸故號波羅蜜善知識迷人口念當念之時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名真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善知識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最第一無住無往亦無来三世諸佛皆從中出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修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為戒定慧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

智慧何以故為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
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即是無
念無憶無著不起誑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
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是見性成佛道
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須
修般若行持誦金剛般若經即得見性當知
此功德無量無邊經中分明讚歎莫能具說
此法門是最上乘為大智人說為上根人說
小根小智人聞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大龍
下雨於閻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棗

葉若雨大海不增不減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能興致令一切衆生一切草木有情無情悉皆蒙潤百川衆流却入大海合為一體衆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善知識小根之人聞此頓教猶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長小根之人亦復如是元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無差別因何聞法不自開悟緣邪見障重

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覆蓋於日不得風吹日
光不現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為一切衆生自
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見修行覓佛未悟自性
即是小根若開悟頓教不執外修但於自心
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即是見性善
知識內外不住去来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
礙能修此行與般若經本無差別善知識一
切修多羅及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經皆
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無世人一切
萬法本自不有故知萬法本自人興一切經

書因人説有緣其人中有愚有智愚為小人
智為大人愚者問於智人智者與愚人説法
愚人忽然悟解心開即與智人無別善知識
不悟即佛是衆生一念悟時衆生是佛故知
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
性菩薩戒経云我本元自性清淨若識自心
見性皆成佛道淨名経云即時豁然還得本
心善知識我於忍和尚處一聞言下便悟頓
見真如本性是以將此教法流行今學道者
頓悟菩提各自觀心自見本性若自不悟須

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是善
知識有大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性一切善
法因善知識能發起故三世諸佛十二部經
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求善知識
指示方見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向執謂
須要他善知識望得解脫者無有是處何以
故自心內有知識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顛倒
外善知識雖有教授救不可得若起正真般
若觀照一刹那間妄念俱滅若識自性一悟
即至佛地善知識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

尹召吏

本心若識本心即本解脫若得解脫即是般
若三昧即是無念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
不染著是為無念用即徧一切處亦不著一
切處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
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即是般若三昧
自在解脫名無念行若百物不思當令念絕
即是法縛即名邊見善知識悟無念法者萬
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
者至佛地位善知識後代得吾法者將此頓
教法門於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事佛故終

身而不退者定入聖位然須傳授從上以来
默傳分付不得匿其正法若不同見同行在
別法中不得傳付損彼前人究竟無益恐愚
人不解謗此法門百劫千生斷佛種性善知
識吾有一無相頌各須誦取在家出家但依
此修若不自修唯記吾言亦無有益聽吾頌
曰

説通及心通　如日處虚空　唯傳見性法
出世破邪宗　法即無頓漸　迷悟有遲疾
只此見性門　愚人不可悉　説即雖萬般

合理還歸一　煩惱暗宅中　常須生慧日
邪來煩惱至　正來煩惱除　邪正俱不用
清淨至無餘　菩提本自性　起心即是妄
淨心在妄中　但正無三障　世人若修道
一切盡不妨　常自見己過　與道即相當
色類自有道　各不相妨惱　離道別覓道
終身不見道　波波度一生　到頭還自懊
欲得見真道　行正即是道　自若無道心
闇行不見道　若真修道人　不見世間過
若見他人非　自非却是左　他非我不非

我非自有過　但自却非心　打除煩惱破
憎愛不關心　長伸兩脚卧　欲擬化他人
自須有方便　勿令彼有疑　即是自性現
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覺　離世覓菩提
恰如求兎角　正見名出世　邪見是世間
邪正盡打却　菩提性宛然　此頌是頓教
亦名大法船　迷聞經累劫　悟則刹那間
師復曰今於大梵寺說此頓教普願法界衆
生言下見性成佛時韋史君與官僚道俗聞
師所說無不省悟一時作禮皆嘆善哉何期

嶺南有佛出世

釋功德淨土第二

次日韋刺史為師設大會齋齋訖刺史請師升座同官僚士庶肅容再拜問曰弟子聞和尚說法實不可思議今有少疑願大慈悲特為解說師曰有疑即問吾當為說韋公曰和尚所說可不是達磨大師宗旨乎師曰是公曰弟子聞達磨初化梁武帝帝問云朕一生造寺供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磨言實無功德弟子未達此理願和尚為說師曰實無

功德勿疑先聖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
寺供養布施設齋名爲求福不可將福便爲
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師又曰見性
是功平等是德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真實妙
用名爲功德內心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德
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不離自
性是功應用無染是德若覓功德法身但依
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輕常
行普敬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即自無功自性
虛妄不實即自無德爲吾我自大常輕一切

故善知識念念無間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
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識功德須自性
內見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是以福德與
功德別武帝不識真理非我祖師有過又問
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陀佛願生西方請和
尚說得生彼否願為破疑師言使君善聽惠
能與說世尊在舍衛城中說西方引化經文
分明去此不遠若論相說里數有十萬八千
即身中十惡八邪便是說遠說遠為其下根
說近為其上智人有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

金修伊

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
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即佛土淨使君東
方人但心淨即無罪雖西方人心不淨亦有
愆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
念佛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
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所
住處恒安樂使君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
不遙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今勸善
知識先除十惡即行十萬後除八邪乃過八
千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覩彌陀

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
心何佛即來迎請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
在剎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遙如何得達惠能
與諸人移西方於剎那間目前便見各願見
否衆皆頂禮云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願
和尚慈悲便現西方普令得見師言大衆世
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門外有五門內
有意門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
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佛向
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衆生自性

覺即是佛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爲勢至能
淨即釋迦平直即弥陀人我是須弥邪心是
海水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虛妄是鬼神
塵勞是魚鱉貪嗔是地獄愚癡是畜生善知
識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須弥倒無邪
心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除魚龍絶自
心地上覺性如来放大光明外照六門清淨
能破六欲諸天自性内照三毒即除地獄等
罪一時消滅内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
如何到彼大衆聞説了然見性悉皆禮拜俱

歎善哉唯言普願法界衆生聞者一時悟解
師言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
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
人心惡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方韋公又問
在家如何修行願為教授師言吾與大衆作
無相頌但依此修常與吾同處無別若不依
此修剃髮出家於道何益頌曰

心平何勞持戒　行直何用修禪
恩則親養父母　義則上下相憐
讓則尊卑和睦　忍則衆惡無喧

若能鑽木出火　淤泥定生紅蓮
苦口的是良藥　逆耳必是忠言
改過必生智慧　護短心內非賢
日用常行饒益　成道非由施錢
菩提只向心覔　何勞向外求玄
聽說依此修行　天堂只在目前

師復曰善知識總須依偈修行見取自性直成佛道法不相待衆人且散吾歸曹溪衆若有疑却来相問時刺史官僚在會善男信女各得開悟信受奉行

定慧一體第三

師示衆云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慧為本大衆勿迷言定慧別定慧一體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義即是定慧等學諸學道人莫言先定發慧先慧發定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語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內外一種定慧即等自悟修行不在於諍若諍先後即同迷人不斷勝負却增我法不離四相善知識一行三昧者於

一切處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如淨名
經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莫心行諂曲
口但說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
心於一切法勿有執著迷人著法相執一行
三昧直言坐不動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
作此解者即同無情却是障道因緣善知識
道須通流何以却滯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
若住法名為自縛若言坐不動是只如舍利
弗宴坐林中却被維摩詰訶善知識又有人
教坐看心觀靜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

會便執成顛如此者衆如是相教故知大錯
善知識定慧猶如何等猶如燈光有燈即光
無燈即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
二體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復如是善知識本
來正教無有頓漸人性自有利鈍迷人漸契
悟人頓修自識本心自見本性即無差別所
以立頓漸之假名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以
來先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無相
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無住者
人之本性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

言語觸刺欺爭之時並將為空不思酬害念
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
續不斷名為繫縛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即無
縛也此是以無住為本善知識外離一切相
名為無相能離於相即法體清淨此是以無
相為體善知識於諸境上心不染曰無念於
自念上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若只百物
不思念盡除却一念絶即死別處受生是為
大錯學道者思之若不識法意自錯猶可更
勸他人自迷不見又謗佛經所以立無念為

宗善知識云何立無念爲宗只緣口說見性
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一切塵勞
妄想從此而生自性本無一法可得若有所
得妄說禍福即是塵勞邪見故此法門立無
念爲宗善知識無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無
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
真如即是念之體念即是真如之用真如自
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
念真如若無眼耳色聲當時即壞善知識真
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

而真性常自在故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教授坐禪第四

師示衆云善知識何名坐禪此法門中無障無礙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為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為禪善知識何名禪定外離相為禪內不亂為定外若著相內心即乱外若離相心即不乱本性自淨自定只為見境思境即乱若見諸境心不乱者是真定也善知識外離相即禪內不乱即定外禪內定

是為禪定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菩薩戒經云我本性元自清淨善知識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自修自行自成佛道然此門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是不動若言著心心元是妄知心如幻故無所著也若言著淨人性本淨由妄念故盖覆真如但無妄想性自清淨起心著淨却生淨妄妄無處所著者是妄淨無形相却立淨相言是工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却被淨縛善知識若修不動者但見一切人時不見人之是非善惡

過患即是自性不動善知識迷人身雖不動
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與道違背若
著心著淨却障道也

傳香懺悔第五

時大師見廣韶洎四方士庶駢集山中聽法
於是升座告衆曰來善知識此事須從自性
中起於一切時念念自淨其心自修自行見
自己法身見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不假到
此既從遠來一會于此皆共有緣今可各各
胡跪先爲傳自性五分法身香次授無相懺

悔衆胡跪師曰一戒香即自心中無非無惡無嫉妬無貪嗔無劫害名戒香二定香即覩諸善惡境相自心不亂名定香三慧香自心無礙常以智慧觀照自性不造諸惡雖修衆善心不執著敬上念下矜恤孤貧名慧香四解脫香即自心無所攀緣不思善不思惡自在無礙名解脫香五解脫知見香自心既無所攀緣善惡不可沉空守寂即須廣學多聞識自本心達諸佛理和光接物無我無人直至菩提真性不易名解脫知見香善知識此

香各自內薰莫向外覓今與汝等授無相懺
悔滅三世罪令得三業清淨善知識各隨語
一時道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
被愚迷染從前所有惡業愚迷等罪悉皆懺
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
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憍誑染從前所有惡業
憍誑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
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嫉妒
染所有惡業嫉妒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
滅永不復起善知識已上是為無相懺悔云

何名懺云何名悔懺者懺其前愆從前所有
惡業愚迷憍誑嫉妬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
起是名為懺悔者悔其後過從今已後所有
惡業愚迷憍誑嫉妬等罪今已覺悟悉皆永
斷更不復作是名為悔故稱懺悔凡夫愚迷
只知懺其前愆不知悔其後過以不悔故前
愆不滅後過又生前愆既不滅後過復又生
何名懺悔善知識既懺悔已與善知識發四
弘誓願各須用心正聽自心衆生無邊誓願
度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自性法門無盡誓

願學自性無上佛道誓願成善知識大家豈
不道衆生無邊誓願度恁麽道且不是惠能
度善知識心中衆生所謂邪迷心誑妄心不
善心嫉妬心惡毒心如是等心盡是衆生各
須自性自度是名真度何名自性自度即自
心中邪見煩惱愚癡衆生將正見度既有正
見使般若智打破愚癡迷妄衆生各各自度
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
是度者名為真度又煩惱無邊誓願斷將自
性般若智除却虛妄思想心是也又法門無

盡誓願學須自見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學又
無上佛道誓願成既常能下心行於真正離
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見佛性即言
下佛道成常念修行是願力法善知識今發
四弘願了更與善知識授無相三歸依戒善
知識歸依覺二足尊歸依正離欲尊歸依淨
衆中尊從今日去稱覺為師更不歸依邪魔
外道以自性三寶常自證明勸善知識歸依
自性三寶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
心歸依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離財色名

事即生善行如是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
日月常明為浮雲蓋覆上明下暗忽遇風吹
雲散上下俱明萬象皆現世人性常浮游如
彼天雲善知識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於
外著境被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得明朗若
遇善知識聞真正法自除迷妄內外明徹於
自性中萬法皆現見性之人亦復如是此名
清淨法身佛善知識自心歸依自性是歸依
真佛自歸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妬心
憍慢心吾我心誑妄心輕人心慢人心邪見

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常自見己
過不說他人好惡是自歸依常須下心普行
恭敬即是見性通達更無滯礙是自歸依何
名千百億化身若不思萬法性本如空一念
思量名爲變化思量惡事化爲地獄思量善
事化爲天堂毒害化爲龍蛇慈悲化爲菩薩
智慧化爲上界愚癡化爲下方自性變化甚
多迷人不能省覺念念起惡常行惡道迴一
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性化身佛何名圓滿
報身譬如一燈能除千年暗一智能滅萬年

愚莫思向前已過不可得常思於後念念圓明自見本性善惡雖殊本性無二無二之性名為實性於實性中不染善惡此名圓滿報身佛自性起一念惡滅萬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沙惡盡直至無上菩提念念自見不失本念名為報身善知識從法身思量即是化身佛念念自性自見即是報身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真歸依皮肉是色身色身是舍宅不言歸依也但悟自性三身即識自性佛吾有一無相頌若能誦持言下令汝積

劫迷罪一時消滅頌曰

迷人修福不修道　只言修福便是道
布施供養福無邊　心中三惡元來造
擬將修福欲滅罪　後世得福罪還在
但向心中除罪緣　各自性中真懺悔
忽悟大乘真懺悔　除邪行正即無罪
學道常於自性觀　即與諸佛同一類
吾祖惟傳此頓法　普願見性同一體
若欲當來覓法身　離諸法相心中洗
努力自見莫悠悠　後念忽絕一世休

若悟大乘得見性　更恭合掌至心求
師言善知識總須誦取依此修行言下見性
雖去吾千里如常在吾邊於此言下不悟即
對面千里何勤遠來珍重好去一衆聞法靡
不開悟歡喜奉行

叅請機緣第六

師自黃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無知者
有儒士劉志畧禮遇甚厚志畧有姑為尼名
無盡藏常誦大涅槃經師暫聽即知妙義遂
為解說尼乃執卷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

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遍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請供養有晉武侯玄孫曹叔良及居民競來瞻禮時寶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廢遂於故基重建梵宇延師居之俄成寶坊師住九月餘日又爲惡黨尋逐師乃遁于前山被其縱火焚燒草木師隱身挨入石中得免石於是有師趺坐膝痕及衣布之紋因名避難石師憶五祖懷會止藏之囑遂行隱于二邑焉

一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叅祖師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諭師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

即心名慧　即佛乃定　定慧等等
意中清淨　悟此法門　由汝習性
用本無生　雙修是正

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讚曰

即心元是佛　不悟而自屈
我知定慧因　雙修離諸物

僧法達洪州人七歲出家常誦法華經来禮
祖師頭不至地祖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
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耶曰念法華經
已及三千部祖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
不以爲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
知過聽吾偈曰

禮本折慢幢　頭奚不至地
有我罪即生　亡功福無比

師又曰汝名什麼曰法達師曰汝名法達何
曾達法復說偈曰

汝今名法達　勤誦未休歇
空誦但循聲　明心號菩薩
汝今有緣故　吾今為汝說
但信佛無言　蓮華從口發
達聞偈悔謝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弟子
誦法華經未解經義心常有疑和尚智慧廣
大願略說經中義理師曰法達法即甚達汝
心不達經本無疑汝心自疑汝念此經以何
為宗達曰學人根性暗鈍從來但依文誦念
豈知宗趣師曰吾不識文字汝試取經誦之

一徧吾當為汝解說法達即高聲念經至譬喻品師曰止此經元来以因緣出世為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經云諸佛世尊惟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一大事者佛之知見也世人外迷着相内迷着空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内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開是為開佛知見佛猶覺也分為四門開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若聞開示便能悟入即覺知見本来真性而得出現汝慎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

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佛盖為一切衆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縁内擾甘受驅馳便勞他世尊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吾亦勸一切人於自心中常開佛之知見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惡貪嗔嫉妬諂佞我慢侵人害物自開衆生知見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觀照自心止惡行善是自開

佛之知見汝須念念開佛知見勿開衆生知見開佛知見即是出世開衆生知見即是世間汝若但勞勞執念以為功課者何異犛牛愛尾達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師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為迷悟在人損益由己口誦心行即是轉經口誦心不行即是被經轉聽吾偈曰

心迷法華轉　心悟轉法華　誦經久不明
與義作讎家　無念念即正　有念念成邪
有無俱不計　長御白牛車

達聞偈不覺悲泣言下大悟而告師曰法達從昔已來實未曾轉法華乃被法華轉再啓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羊鹿之車與白牛之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開示師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為凡夫說不為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

外覔三車況經文明向汝道惟一佛乘無有
餘乘若二若三乃至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
喻言詞是法皆為一佛乘故汝何不省三車
是假為昔時故一乘是實為今時故只教汝
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
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
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
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達蒙啓發踊
躍歡喜以偈讚曰
經誦三千部　曹溪一句亡　未明出世旨

寧歇累生狂　羊鹿牛權設　初中後善揚
誰知火宅內　元是法中王
師曰汝今後方可名念經僧也達從此領玄
旨亦不輟誦經

又僧智通壽州安豊人初看楞伽經約千餘
遍而不會三身四智禮師求解其義師曰三
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
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夲性別說三
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
四智菩提聽吾偈曰

自性具三身　發明成四智　不離見聞緣
超然登佛地　吾今為汝說　諦信永無迷
莫學馳求者　終日說菩提
通再啓曰　四智之義可得聞乎　師曰　既會三
身便明四智　何更問耶　若離三身別談四智
此名有智無身也　即此有智還成無智　復偈
曰
大圓鏡智性清淨　平等性智心無病
妙觀察智見非功　成所作智同圓鏡
五八六七果因轉　但用名言無實性

若於轉處不留情　繁興永處那伽定

如上轉識為智也教中云轉前五識為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為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体也

通頓悟性智遂呈偈曰

三身元我體　四智本心明
身智融無礙　應物任隨形
起修皆妄動　守住匪真精
妙旨因師曉　終亡染汙名

僧智常信州貴谿人髫年出家志求見性一日參禮師問曰汝從何來欲求何事曰學人近往洪州白峯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

佛之義未決狐疑遠来投禮伏望和尙慈悲
指示師曰彼有何言句汝試擧看曰智常到
彼凡經三月未蒙示誨爲法切故一夕獨入
丈室請問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大通乃曰
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
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
猶如虛空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
可知是名眞知無有靑黃長短但見本源淸
淨覺體圓明卽名見性成佛亦名如來知見
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尙開示師曰

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

不見一法存無見　大似浮雲遮日面

不知一法守空知　還如太虛生閃電

此之知見瞥然興　錯認何曾解方便

汝當一念自知非　自己靈光常顯現

常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

無端起知見　著相求菩提　情存一念悟

寧越昔時迷　自性覺源體　隨照枉遷流

不入祖師室　茫然趣兩頭

智常一日問師曰佛說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未解願爲教授師曰汝觀自本心莫著外法相法無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見聞轉誦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萬法俱備一切不深離諸法相一無所得名最上乘乘是行義不在口爭汝須自修莫問吾也一切時中自性自如常禮謝執侍終師之世

一僧志道廣州南海人也請益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十載有餘未明大意願和尚垂

誨師曰汝何處未明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於此疑惑師曰汝作麼
生疑曰一切衆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
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
云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者不審何身寂滅何
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然
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
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
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
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

不滅若不聽更生則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
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
得生何樂之有師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
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說即色身外
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
言有身受用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
當知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為自體相
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
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翻為
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刹

那無有生相刹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况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吾偈曰

無上大涅槃　圓明常寂照　凡愚謂之死
外道執為斷　諸求二乘人　目以為無作
盡屬情所計　六十二見本　妄立虛假名
何為真實義　惟有過量人　通達無取捨
以知五蘊法　及以蘊中我　外現衆色象

一一音聲相　平等如夢幻　不起凡聖見
不作涅槃解　二邊三際斷　常應諸根用
而不起用想　分別一切法　不起分別想
劫火燒海底　風鼓山相擊　眞常寂滅樂
涅槃相如是　吾今強言說　令汝捨邪見
汝勿隨言解　許汝知少分
志道聞偈大悟踴躍作禮而退
行思禪師姓劉氏吉州安城人也聞曹溪法
席盛化徑來參礼遂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
階級師曰汝曾作什麼來曰聖諦亦不為師

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師深器之令思首衆一日師謂曰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絶思既得法遂回吉州青原山弘法紹化

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也初謁嵩山安國師安發之曹溪參扣讓至礼拜師曰甚處來曰嵩山師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説似一物即不中師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汚染即不得師曰只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

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應在汝心不須速說讓
豁然契會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日益玄奥
後往南嶽大闡禪宗
永嘉玄覺禪師少習經論精天台止觀法門
因看維摩經發明心地偶師弟子玄策相訪
與其劇談出言暗合諸祖策云仁者得法師
誰曰我聽方等經論各有師承後於維摩經
悟佛心宗未有證明者策云威音王已前即
得威音王已後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云
願仁者為我證據策云我言輕曹溪有六祖

大師四方雲集並是受法者若去則與偕行
覺遂同策来參遶師三帀振錫而立師曰夫
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
而来生大我慢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師
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即無生了
本無速師曰如是如是玄覺方具威儀礼拜
須臾告辞師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動豈有
速耶師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師曰
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師曰無
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師曰善哉少留

一宿時謂一宿覺後著證道歌盛行于世
禪者智隍初叅五祖自謂已得正受庵居長
坐積二十年師弟子玄策游方至河朔聞隍
之名造庵問云汝在此作什麼隍云入定策
云汝云入定為有心入耶無心入耶若無心
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若有心
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隍曰我
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心策云不見有有
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
大定隍無對良久問曰師嗣誰耶策云我師

曹溪六祖隍云六祖以何為禪定策云我師所說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乱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是說徑來謁師師問云仁者何来隍具述前緣師云誠如所言汝但心如虛空不著空見應用無礙動靜無心凡聖情忘能所倶泯性相如如無不定時也隍於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士庶聞空中有聲云隍禪師今日得道隍後礼辞復歸

河北開化四衆
一僧問師云黃梅意旨甚麽人得師云會佛
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否師云我不會佛法
師一日欲濯所授之衣而無美泉因至寺後
五里許見山林鬱茂瑞氣盤旋師振錫卓地
泉應手而出積以為池乃跪膝浣衣石上忽
有一僧來礼拜云方辯是西蜀人昨於南天
竺國見達磨大師囑方辯速往唐土吾傳大
迦葉正法眼藏及僧伽梨見傳六代於韶州
曹溪汝去瞻礼方辯遠來願見我師傳來衣

鉢師乃出示次問上人攻何事業方辯曰善塑師正色曰汝試塑看方辯罔措數日塑就真相可高七寸曲盡其妙呈似師師笑曰汝只解塑性不解佛性師舒手摩方辯頂曰永為人天福田

有僧擧卧輪禪師偈云　卧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師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　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南頓北漸苐七

時祖師居曹溪寶林神秀大師在荊南玉泉寺于時兩宗盛化人皆稱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頓漸之分而學者莫知宗趣師謂衆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種見有遲疾何名頓漸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故名頓漸然秀之徒衆往往譏南宗祖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傳衣法豈徒然哉吾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恩汝等諸人無滯於此

可往曹溪叅决乃命門人志誠曰汝聰明多智可為吾到曹溪聽法汝若聞法盡心記取還為吾説志誠稟命至曹溪隨衆叅請不言来處時祖師告衆曰今有盜法之人潜在此會志誠即出礼拜具陳其事師曰汝從玉泉来應是細作對曰不是師曰何得不是對曰未説即是説了不是師曰汝師若為示衆對曰常指誨大衆住心觀靜長坐不卧師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

生来坐不卧　死去卧不坐

一具臭骨頭　何為立功課

志誠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師處學道九年不得契悟今聞和尚一說便契本心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大慈更為教示師曰吾聞汝師教示學人戒定慧法未審汝師說戒定慧行相如何與吾說看誠曰秀大師說諸惡不作名為戒諸善奉行名為慧自淨其意名為定彼說如此未審和尚以何法誨人師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即為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如汝師所說戒定慧實不可思議吾所見

戒定慧又別志誠曰戒定慧只合一種如何
更別師曰汝師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
接最上乘人悟解不同見有遲疾汝聽吾說
與彼同否吾所說法不離自性離體說法名
爲相說自性常迷須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
起用是真戒定慧法聽吾偈曰

心地無非自性戒　心地無癡自性慧
心地無乱自性定　不增不減自金剛
身去身来本三昧

誠聞偈悔謝乃呈一偈

五蘊幻身　幻何究竟
　迴趣真如　法還不淨

師然之復語誠曰汝師戒定慧勸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勸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脫知見無一法可得方能建立萬法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脫知見見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來自由無滯無礙應用隨作應語隨荅普見化身不離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戲三昧是名見性志誠再啓師曰如何是不立義

師曰自性無非無癡無乱念念般若觀照常離法相自由自在縱橫盡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頓悟頓修亦無漸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諸法寂滅有何次第志誠礼拜願為執侍朝夕不懈 誠吉州太和人也

一僧志徹江西人本姓張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為第六祖而忌祖師傳衣為天下所聞乃囑行昌来刺於師師他心通預知其事即置金十兩於座間時夜

暮行昌入祖室將欲加害師舒頸就之行昌
揮刃者三悉無所損師曰正劒不邪邪劒不
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蘇
求哀悔過即願出家師遂與金言汝且去恐
徒衆翻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
受行昌禀旨宵遁後投僧出家一日憶師之
言遠來礼覲師曰吾久念汝汝來何晚曰昨
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德其惟
傳法度生乎弟子嘗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
義乞和尚慈悲略爲解說師曰無常者即佛

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曰
和尚所說大違經文師曰吾傳佛心印安敢
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
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
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師曰涅槃
經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徧便為講說無
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為汝終無二說曰
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師曰汝知
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
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

說眞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眞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眞無常義佛比爲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眞常眞樂眞我眞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行昌忽然大悟乃說偈言

因守無常心　佛說有常性　不知方便者

猶春池拾礫　我今不施功　佛性而現前
非師相授與　我亦無所得
師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　徹礼謝而退
有一童子名神會襄陽高氏子年十三自玉
泉來參礼師曰知識遠来艱辛還將得本来
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會曰以無住為
本見即是主師曰這沙弥爭合取次語以拄
杖打三下會乃問曰和尚坐禪還見不見師
云吾打汝是痛不痛對曰亦痛亦不痛師曰
吾亦見亦不見神會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

師言吾之所見常見自心過愆不見他人是
非好惡是以亦見亦不見汝言亦痛亦不痛
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則同凡夫即
起恚恨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痛不痛是生
滅汝自性且不見敢爾戲論神會礼拜悔謝
師又曰汝若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汝若
心悟即自見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見自心
却來問吾見與不見吾見自知豈代汝迷汝
若自見亦不代吾迷何不自知自見乃問吾
見與不見神會再礼百餘拜求謝過愆服勤

給侍不離左右一日師告衆曰吾有一物無
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
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師曰向
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
有把茆蓋頭也只成箇知解宗徒會後入京
洛大弘曹溪頓教著顯宗記行于世
師見諸宗難問咸起惡心多集座下愍而謂
曰學道之人一切善念惡念應當盡除無名
可名名於自性無二之性是名實性於實性
上建立一切教門言下便須自見諸人聞說

總皆作礼請事為師

唐朝徵詔第八

神龍二年上元日則天中宗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傳佛心印可請彼問今遣内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

云若言如来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来亦無所去無生無滅是如来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来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簡曰弟子回京主上必問願師慈悲指示心要傳奏兩宫及京城道學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明無盡師云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淨名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喻煩惱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煩惱即是

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
二乘見解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
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凡夫見
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
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
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
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
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
異外道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
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不生我說不生

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
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
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
教豁然大悟礼辭歸闕表奏師語其年九月
三日有詔獎諭師曰師辭老疾為朕修道國
之福田師若淨名托疾毗耶闡揚大乘傳諸
佛心談不二法薛簡傳師指授如來知見朕
積善餘慶宿種善根值師出世頓悟上乘感
荷師恩頂戴無已并奉磨衲袈裟及水晶鉢
勑韶州刺史修飾寺宇賜師舊居為國恩寺

法門對示第九

師一日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神會智常智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等曰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各爲一方師吾今教汝說法不失本宗先須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即離兩邊說一切法莫離自性忽有人問汝法出語盡雙皆取對法來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三科法門者陰界入也陰是五陰色受想行識是也入是十二入外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內六門眼耳鼻舌身意是也

界是十八界六塵六門六識是也自性能含
萬法名含藏識若起思量即是轉識生六識
出六門見六塵如是一十八界皆從自性起
用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
含惡用即衆生用善用即佛用用由何等由
自性有對法外境無情五對天與地對日與
月對明與暗對陰與陽對水與火對此是五
對也法相語言十二對語與法對有與無對
有色與無色對有相與無相對有漏與無漏
對色與空對動與靜對清與濁對凡與聖對

僧與俗對老與少對大與小對此是十二對也自性起用十九對長與短對邪與正對癡與慧對愚與智對乱與定對慈與毒對戒與非對直與曲對實與虛對險與平對煩惱與菩提對常與無常對悲與害對喜與嗔對捨與慳對進與退對生與滅對法身與色身對化身與報身對此是十九對也師言此三十六對法若解用即道貫一切経法出入即離兩邊自性動用共人言語外於相離相內於空離空若全着相即長邪見若全執空即長

無明執空之人有謗經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語言只此語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兩字亦是文字見人所說便即謗他言著文字汝等須知自迷猶可又謗佛經不要謗經罪障無數若著相於外而作法求真或廣立道場說有無之過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可見性但聽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於道性窒礙若聽說不修令人反生邪念但依法修行無住相法施汝等若悟依此說依此用依此行

依此作即不失本宗若有人問汝義問有將
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
二道相因生中道義汝一問一對餘問一依
此作即不失理也設有人問何名為暗答云
明是因暗是緣明沒即暗以明顯暗以暗顯
明來去相因成中道義餘問悉皆如此汝等
於後傳法依此迭相教授勿失宗旨

付囑流通第十

師於太極元年壬子七月（玄宗八月即位方改先天元年次年遂改為開元先天即無二年他本作先天二年者非）命門人往新州國恩寺建

塔仍命促工次年夏末落成七月一日集徒衆曰吾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須相問為汝破疑令汝迷盡吾若去後無人教汝法海等聞悉皆涕泣惟有神會不動神情亦無涕泣師曰神會小師却得善不善等毀譽不動哀樂不生餘者不得數年在山竟修何道汝今悲泣為憂阿誰若憂吾不知去處吾自知去處吾若不知去處終不預報於汝汝等悲泣盖為不知吾去處若知吾去處即不合悲泣法性本無生滅去來汝等盡坐吾與

汝等一偈名曰真假動靜偈汝等誦取此偈
與吾意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衆僧作礼請
師說偈偈曰
一切無有真　不以見於真　若見於真者
是見盡非真　若能自有真　離假即心真
自心不離假　無真何處真　有情即解動
無情即不動　若修不動行　同無情不動
若覓真不動　動上有不動　不動是不動
無情無佛種　能善分别相　第一義不動
但作如此見　即是真如用　報諸學道人

努力須用意　莫於大乘門　却執生死智
若言下相應　即共論佛義　若實不相應
合掌令歡喜　此宗本無諍　諍即失道意
執逆諍法門　自性入生死
時徒衆聞說偈已普皆作礼並體師意各各
攝心依法修行更不敢諍乃知大師不久住
世法海上座再拜問曰和尚入滅之後衣法
當付何人師曰吾於大梵寺說法以至于今
抄録流行目曰法寶壇經汝等守護遞相傳
授度諸羣生但依此說是名正法今爲汝等

說法不付其衣蓋為汝等信根淳熟決定無疑堪任大事然據先祖達磨大師付授偈意衣不合傳偈曰

吾本来茲土　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師復曰汝等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卧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

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
藏長養成熟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
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
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决獲菩提
依吾行者定證妙果聽吾偈曰
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萌　頓悟花情已
菩提果自成
師說偈已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
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靜及空其心此心本
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爾時徒衆

作礼而退

大師七月八一忽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理舟檝大衆哀留甚堅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来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晚可回師曰葉落歸根来時無口又問曰正法眼藏傳付何人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否師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来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飡遇满之難楊柳為官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来

一出家一在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綿緝伽
藍昌隆法嗣問曰未知從上佛祖應現已来
傳授幾代願垂開示師云古佛應世已無數
量不可計也今以七佛爲始過去莊嚴劫毘
婆尸佛尸棄佛毗舍浮佛今賢劫拘留孫佛
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文佛是爲七佛
釋迦文佛首傳摩訶迦葉尊者
苐二阿難尊者　苐三商那和修尊者
苐四優波毱多尊者　苐五提多迦尊者
苐六彌遮迦尊者　苐七婆須蜜多尊者

張承先

第八佛馱難提尊者　第九伏馱蜜多尊者
第十脇尊者　十一富那夜奢尊者
十二馬鳴大士　十三迦毗摩羅尊者
十四龍樹大士　十五迦那提婆尊者
十六羅睺羅多尊者　十七僧伽難提尊者
十八伽耶舍多尊者　十九鳩摩羅多尊者
二十闍耶多尊者　二十一婆修般頭尊者
二十二摩拏羅尊者　二十三鶴勒那尊者
二十四師子尊者　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
二十六不如蜜多尊者　二十七般若多羅尊者

二十八菩提達磨尊者與土是為初祖
二十九慧可大師　三十僧璨大師
三十一道信大師　三十二弘忍大師
慧能是為三十三祖從上諸祖各有稟承汝
等向後遞代流傳毋令乖誤
大師開元元年癸丑歲八月三日於國恩寺
齋罷謂諸徒衆曰汝等各依位坐吾與汝別
法海白言和尚留何教法令後代迷人得見
佛性師言汝等諦聽後代迷人若識衆生即
是佛性若不識衆生萬劫覓佛難逢吾今教

汝識自心衆生見自心佛性欲求見佛但識
衆生只為衆生迷佛非是佛迷衆生自性若
悟衆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衆生自性平等
衆生是佛自性邪險佛是衆生汝等心若險
曲即佛在衆生中一念平直即是衆生成佛
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眞佛自若無佛心何處
求眞佛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
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
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吾今留一偈與汝
等別名自性眞佛偈後代之人識此偈意自

見本心自成佛道偈曰

真如自性是真佛　邪見三毒是魔王
邪迷之時魔在舍　正見之時佛在堂
性中邪見三毒生　即是魔王來住舍
正見自除三毒心　魔變成佛真無假
法身報身及化身　三身本來是一身
若向性中能自見　即是成佛菩提因
本從化身生淨性　淨性常在化身中
性使化身行正道　當來圓滿真無窮
婬性本是淨性因　除婬即是淨性身

性中各自離五欲　見性刹那即是眞
今生若遇頓敎門　忽悟自性見世尊
若欲修行覓作佛　不知何處擬求眞
若能心中自見眞　有眞即是成佛因
不見自性外覓佛　起心總是大癡人
頓敎法門今已留　救度世人須自修
報汝當來學道者　不作此見大悠悠
師說偈已告曰汝等好住吾滅度後莫作世
情悲泣雨淚受人弔問身著孝服非吾弟子
亦非正法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無動無靜

無生無滅無去無来無是無非無住無往恐
汝等心迷不會吾意今再囑汝令汝見性吾
滅度後依此修行如吾在日若違吾教縱吾
在世亦無有益復說偈曰
兀兀不修善　騰騰不造惡　寂寂斷見聞
蕩蕩心無着
師說偈已端坐至三更忽謂門人曰吾行矣
奄然迁化于時異香滿室白虹屬地林木变
白禽獸哀鳴十一月廣韶新三郡官僚洎門
人緇白爭迎真身莫決所之乃焚香禱曰香

煙指處師所歸焉特香煙直貫曹溪十一月
十三日遷神龕併所傳衣鉢而回次年七月
二十五日出龕弟子方辯以香泥上之門人
憶念取首之記遂先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頸
入塔忽於塔内白光出現直上衝天三日始
散韶州奏聞奉勑立碑紀師道行師春秋七
十有六年二十四傳衣三十九祝髮說法利
生三十七載得旨嗣法者四十三人悟道超
凡者莫知其數達磨所傳信衣（係西域屈眴布也）中宗
賜磨衲寶鉢及方辯塑師真相并道具等主

塔侍者尸之永鎮寶林道場流傳壇經以顯
宗旨興隆三寶普利群生者

六祖禪師法寶壇經

師入塔後至開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聞塔中如
拽鐵索聲僧衆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見師頸
有傷具以賊事聞於州縣令楊侃刺史柳無忝得牒切加
擒捉五日於石角村捕得賊人送韶州鞫問云姓張名淨
汝州梁縣人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
千令取六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柳守聞狀未即加刑乃躬
至曹谿問師上足令韜曰如何處斷韜曰若以国法論理須誅
夷但以佛教慈悲冤親平等況彼求欲供養罪可恕矣
柳守嘉歎曰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上元元年肅宗遣
使就請師衣鉢歸內供養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代宗
夢六祖大師請衣鉢七日勅刺史楊緘云朕夢感能禪師
請傳衣袈裟却歸曹谿今遣鎮国大將軍劉崇景頂
戴而送朕謂之国寶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衆
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墜後或為人偷竊皆不

遠而獲如是者數四 憲宗謚大鑑禪師塔曰元和靈照其
餘事蹟係載唐尚書王維刺史柳宗元刺史劉禹錫
等碑守塔沙門令韜錄
宋太祖開国之初王師平南海劉氏殘兵作梗師之塔廟
鞠為煨燼而真身為守塔僧保護一無所損尋有制興
修功未竟會 宋太宗即位留心禪門詔新師塔七
層加謚大鑑真空禪師太平興国之塔 宋仁宗天
聖十年具安輿迎師真身及衣鉢入大內供養加謚
大鑑真空普覺禪師 宋神宗加謚大鑑真空
普覺圓明禪師 本州復興梵刹事蹟元獻公晏殊
所作碑記具載六祖禪師自唐開元元年癸丑歲
示寂至 大元至元二十七年庚寅歲已得五百七
十八年矣

成化十五年己亥五月日白雲山屛風庵開板

山之普淨梵行異常者也高超俗表白雲岩
間天影臺上結菴居者十二年焉一日淨持一
卷文而到室中曰近得法寶記宜經乃成化
十五年此白雲山屏風菴開板也異乎多歷
年紀而手接目覩實為有緣將重鏤板以廣
其傳師其竣後余諾曰此余之深慕宗承者
子其撫緣彫布甚愜鄙懷古人之至理妙言
雖載於龍宮滿藏若不刋行豈流今日文字
傳來我亦得見可不離印流行作大利益耶
淨唯々於是手書所冀茲緣流施與天地無

竊念伏願

主上三殿下壽萬歲 抑願刊經檀越幹善執
務助緣隨喜之人共享五福同證覺地普及法
界一切衆生咸登彼岸耑 紀元崇禎後康熙
四十二年癸未八月日曹溪後學中華子太憲誌

山中碩德 鎭板下松川寺 刻貟 釋還 緣化秩
大禪師 宗勤 絢天 淨益 別座守伊
大禪師 俊益 靈道英 文粲 良玄 化主普淨
大禪師 幸修 金厚益 贊和 信明 供养最奇
施主啓功郎金汝錫 金三信 益平 法淳
幼學 李元柱 鄭時弼 鍊鐵行 負木肯閑
住持梵機 三綱 致欽 了清 居士性達
必蘭 海甘 浮板施主高云乞娑乙

光陽縣監通訓大夫鄭□□

壇經乃迷六祖禪師本示與夫接門弟子
問荅之語其辭直截露露分明示人更無
隱語達磨而下最爲奇特可謂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之捷徑但其間別有一句雖不
出於文字語言之外卻不在於語言文字
之中試向諸人還讀得麽若讀得出立地
化凡成聖其或未然且只循行數墨亦福
不唐捐
欽谷長老捐財入梓流通撒向諸人面前
直是老婆心切不知誰解體悉此意耶所

南翁跋

法寶壇經乃是佛祖骨髓直截根源了無枝葉如日麗天靡所不照如水歸海同一鹹味見者歆者莫不具足

韓國秋谷老師刊板印施以廣其傳欲令學者若菩薩頓悟心宗令趣覺地雖然葉落歸根來時無口若謂老盧末後句此卷向甚處得來近祐丙辰三月日瑞光景聰拜書

泰和七年十二月冬日社內道人湛默持一

李同

叅文到室中曰近得法寶記壇經將重刻之
以廣其傳師其跋之予欣然對曰此予平生
宗承修學之龜鑑也予其彫印流行以壽後
世甚愜老僧意然此有一段疑焉南陽忠國
師謂禪客曰我此間身心一如心外無餘所
以全不生滅汝南方身是無常神性是常所
以半生半滅半不生滅又曰吾比遊方多見
此色近尤盛矣把他壇經云是南方宗言添
糅鄙談削除聖意惑乱後徒予今所得正是
本文非其沿記可免國師所訶然細詳本文

亦有身生滅心不生滅之義如云真如性自
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等正是國師所訶之
義修心者到此不無疑念如何消遣令其深
信亦令聖教流通耶默曰然則會通之義可
得聞乎予曰老僧曩者依此經心翫味忘斁
故得祖師善權之意何者祖師為懷讓行思
等密傳心印外為韋據等道俗千餘人說無
相心地戒故不可以一往談真而逆俗又不
可一往順俗而違真故半隨他意半稱自證
說真如起念非眼耳能念等語要令道俗等

先須返觀身中見聞之性了達真如然後方見祖師身心一如之密意耳若無如是善權直說身心一如則緣目覩身生滅故出家修道者尚生疑惑况千人俗士如何信受是乃祖師隨機誘引之説也忠國師訶破南方佛法之病可謂再整頹綱扶現聖意堪報不報之恩我䓁雲孫既未親承密傳當依如此顯傳門誠實之語返照自心本來是佛不落斷常可為離過矣若觀心不生滅而見身有生滅則於法上而生二見非性相融會者也是

知依此一卷靈文得意忘詳則不歷僧祗速
證菩提可不離印流行作大利益耶默曰唯
唯於是乎書海東曹溪山修禪社沙門知訥

跋

法寶記壇經是曹溪六祖說見性成佛決定
無疑法依此經者佛在堂背此經者魔在舍
魔佛之辨莫由此經矣其或目窕耳聞而尚
由魔佛者吾未知之何也已普照祖 翁依
此經而自除眼眚與人刮瞙亦由此經故此
經之流播海東也異乎他書道人靈淑得斜

正本撫緣鋟梓欲廣印施嘉其知寶在所與
人共之故書以為跋柔兆執徐窮月清明二
日晦堂安其書

天無先後道何南北遲速有異頓漸斯分利
鈍在人不關於法於此有上根大智一撥便
轉先得其源窮之又究隨其言迹不生取捨
之心會鄙宗旨歸就自心則已到佛祖之地
不亦易乎古人之至理妙言雖載於龍宮滿
藏若人刊施如何流而文字傳來我亦得見
無住[illegible]生千載之後暫嘗禪門之味非宿世

之日緣豈今日之感遇我曹溪大士之一生所至隨緣問荅玄言妙句仍成一卷流于後世寶蓋山微笑之音自此盛興清源南嶽後裔繩繩直指人心成佛捷徑捐財入梓流通無窮此乃法海之功秋谷之德噫長老拏雲授唐本法寶壇經具跋文是我國曹溪牧牛子所述不勝慶忭而無住亦不揆蠡測而隨喜重彫印施若干所祈使後之學者心心相印燈燈相續與天地無盡也云萬曆二年甲戌仲秋曹溪後學知吾堂無住子行思稽首謹跋